

時

病

論

時病論卷之六

安州劉賓臣先生鑒定

三衢雷豐少逸年著

受業

新安程曦錦雲
盈川江誠抱一

叅訂

秋傷於溼大意

土寄於四季之末、四時皆有溼氣、何獨經謂秋傷於溼乎、蓋一歲之六氣者、風君相溼燥寒也、推四之氣、大暑至白露、正值溼土司權、是故謂之秋傷

於溼、鞠通先生列溼、濕於夏末、秋初、誠有高見、豐
謂因溼爲病者有六、一曰傷溼、一曰中溼、一曰冒
溼、一曰溼熱、一曰寒溼、一曰溼溫、蓋傷溼者、有表
裏之分焉、在表由於居溼、涉水、雨露沾衣、從外而
受者也、在裏由於喜飲茶酒、多食瓜果、從內而生
者也、中溼者、卒然昏倒、頗與中風相似、冒溼者、因
冒早晨霧露、或冒雲瘴、山嵐、溼熱者、夏末、秋初、感
受爲多、他時爲少、寒溼者、先傷於溼、後傷生冷、溼

溫者、溼釀成溫、溫未化熱、最難速愈、非寒溼之證、辛散可化、溼熱之證、清利可平之也、此六者、皆溼邪之爲病耳、喻嘉言先生又謂秋傷於燥、發出秋燥之論、其說未嘗有謬、據按六氣而論、其實溼氣在於秋分之前、燥氣在於秋分之後、理固然矣、姑附秋燥一條、以備參攷、

傷溼

傷溼之病、原有表裏之因、蓋傷乎表者、因於居溼涉

水雨露沾衣、其溼從外而受、束於軀殼、證見頭脹而
癱、胸前作悶、舌苔白滑、口不作渴、身重而痛、發熱體
疲、小便清長、脈浮而緩、或濡而小者、此言溼邪傷於
表也、又有傷於裏者、因於喜飲茶酒、多食瓜果、其溼
從內而生、踞於脾臟、證見肌肉隱黃、腕中不暢、舌苔
黃膩、口渴不欲飲水、身體倦怠、微熱汗少、小便短赤、
脈沉而緩者、此言溼氣傷於裏也、李時珍曰、凡風藥
可以勝溼、利小便可以引溼爲治表裏溼邪之則也、

豐師其法、治表溼宜辛散、太陽法、減去桂枝、加之蒼
朴、俾其在表之溼、從微汗而解也、治裏溼宜通利州
都法、俾其在裏之溼、從小便而去也、傷溼之證、務宜
分表裏而治之、斯爲確當、

倪松亭云、治溼之道非一、當細察而藥之、如溼氣在
於皮膚者、宜用麻桂二朮之屬、以表其汗、譬如陰晦
非雨不晴也、亦有用羌防白芷之風藥、以勝溼者、譬
如清風薦爽、溼氣自消也、水溼積於腸胃、肚腹腫脹

者、宜用遂戟、芫牽之屬、以攻其下、譬如水滿溝渠、非導之不去也、寒溼在於肌肉筋骨之間、拘攣作痛、或麻痺不仁者、宜用薑附、丁桂之屬、以溫其經、譬如太陽中天、則溼自乾也、溼氣在於臟腑之內、肌膚之外、微而不甚者、宜用朮、蒼朮、夏之屬、以健脾燥溼、譬如些微之溼、以灰土糝之、則溼自燥也、溼氣在於小腸膀胱、或腫或渴、或小水不通、宜用二苓、車瀉之屬、以滲利之、譬如水溢溝澮、非疏通其竇不達也、學者能

於斯理玩熟、則治溼之法、必中鵠矣、

豐按此論、可爲治溼之提綱、醫者勿忽、

中溼

中溼者、卽類中門中之溼中也、蓋溼爲陰邪、病發徐而不驟、今忽中者、必因脾胃素虧之體、宿有痰飲內留、偶被溼氣所侵、與痰相搏而上冲、令人涎潮壅塞、忽然昏倒、神識昏迷、與中風之證、亦頗相似、但其脈沉緩沉細沉澹之不同、且無口眼喎斜不仁不用之

時病論

卷之六

各異、此卽丹溪所謂溼熱生痰、昏冒之證也、宜以增損胃苓法去豬苓澤瀉滑石、加蘇子製夏遠志菖蒲治之、倘有痰築喉間、聲如鼎沸、誠有須臾變證之虞、可加蘇合香丸、分爲兩次沖服、倘得痰平人省、始有轉機、否則不可救也、

冒溼

冒溼之病、得之於早晨霧露、雲瘴山嵐、或天陰淫雨、晴後溼蒸、初受其氣者、似乎有物蒙之、以致首如裹、

遍體不舒、四肢懈怠、脈來濡緩之象、宜用宣疏表溼法、取其微汗、仿嘉言貴徐不貴驟之意、俾其溼邪還表而解、毋使其由表而入於裏、倘或腕中痞悶、微熱汗少、小便短赤、是溼邪已入於裏也、宜疏之劑、又不相宜、宜改通利之方、自然中的、傷溼條內、須參閱之、

溼熱

賈氏曰、夏熱則萬物溼潤、秋涼則萬物乾燥、若此論之、溼熱之證、在長夏而不在秋、豈非與內經之秋傷

於溼不合耶、細思之、斯二句書、不重夏秋二字、當重在熱涼二字也、蓋熱蒸則溼、涼勝則燥、理固然矣、卽如立秋處暑之令、炎蒸如夏、患者非秋溼、卽秋暑、其實秋令之溼熱、亦必夾之秋暑也、考溼熱之見證、身熱有汗、苔黃而澤、煩渴溺赤、脈來洪數是也、當用通利州都法治之、如大便秘結、加瓜蒌薤白、開其上以潤其下、如大便未下、脈形實大有力者、是溼熱夾有積滯也、宜本法內加元明粉製大黃治之、

或問曰、先賢嘗謂暑必夾溼、今先生謂溼熱夾暑、有是說乎、答曰、小暑之節、在於相火之後、大暑之氣、在於溼土之先、故先賢有暑必夾溼之訓也、豐謂溼熱夾暑、專在大暑至白露而言、蓋斯時溼土主氣、暑氣漸退、溼令方來、而溼甚於暑者、故謂之溼熱夾暑也、又問曰、章虛谷錄薛生白溼溫之條、加之註解、統以溼溫稱爲溼熱、今先生分門而論者何也、曰、溼體本寒、寒溼可以溫散、醞釀成熱、熱溼可以清通、惟溼溫

不熱不寒，最爲難治，斷不可混。溼溫爲溼熱，理當分列。溼熱溼溫爲二門。又問曰：溼熱致病者多，何略而弗詳乎？曰：因溼致病者，固屬不少，如腫滿黃疸淋濁等證，諸先賢皆早詳於雜證之書，是編專論時病，毋庸疊贅可耳。

寒溼

傷溼又兼寒，名曰寒溼。蓋因先傷於溼，又傷生冷也。夫寒溼之證，頭有汗而身無汗，遍身拘急而痛，不能

轉側近之則痛劇、脈緩近遲、小便清白、宜以辛熱燥溼法治之、毋使其醞釀成溫、而成溼溫之病、溫甚成熱、而成溼熱之病、又毋使其變爲痰飲、伏而不發、交冬發爲咳嗽之病、由是觀之、可不速罄其溼乎、須知寒溼之病、患於陽虛寒體者爲多、辛熱燥溼之法、未嘗不爲脗合、溼熱之證、患於陰虛火體者爲多、此法又宜酌用耳、質質者、不別病之寒溼熱溼、體之陰虛陽虛、一遇溼病、概投通利之方、若此鹵莽、未有不誤。

人者也。

溼溫

溼溫之病，議論紛紛，後學幾無成法可遵。有言溫病復感乎溼，名曰溼溫，據此而論，是病乃在乎春。有言素傷於溼，因而中暑，暑溼相搏，名曰溼溫，據此而論，是病又在乎夏。有言長夏初秋，溼中生熱，卽暑病之偏於溼者，名曰溼溫，據此而論，是病又在乎夏末秋初。細揆三論，論溼溫在夏末秋初者，與內經秋傷於

溼之訓、頗不齟齬、又與四之氣、大暑至白露、溼土主氣、亦屬符節、當宗夏末秋初爲界限也、所有前言溫病復感於溼、蓋溫病在春、當云溫病夾溼、言素傷於溼、因而中暑、暑病在夏、當云中暑夾溼、皆不可以溼溫名之、考其致病之因、良由溼邪踞於氣分、醞釀成溫、尙未化熱、不比寒溼之病、辛散可瘳、溼熱之病、清利乃解耳、是病之脈、脈無定體、或洪或緩、或伏或細、故難以一定之脈、印定眼目也、其證始惡寒、後但熱

不寒、汗出胸痞、舌苔白、或黃、口渴不引飲、宜用清宣
溫化法去連翹、加厚朴、豆卷治之、倘頭痛無汗、惡寒
身重、有邪在表、宜用宣疎表溼法、加葛羌神麩治之、
倘口渴自利、是溼流下焦、宜本法內去半夏、加生米
仁、澤瀉治之、倘有脛冷腹滿、是溼邪抑遏陽氣、宜用
宣陽透伏法去草果、蜀漆、加陳皮、腹毛治之、如果寒
熱似瘧、舌苔白滑、是爲邪遏膜原、宜用宣透膜原法
治之、如或失治、變爲神昏譫語、或笑或瘖、是爲邪逼

心包營分被擾，宜用祛熱宣竅法，加羚羊鉤藤元參
生地治之。如撮空理線，苔黃起刺，或轉黑色，大便不
通，此溼熱化燥，閉結胃腑，宜用潤下救津法，以生軍
易熟軍，更加枳殼、庶幾攻下有力耳。倘苔不起刺，不
焦黃，此法不可亂投。溼溫之病，變證最多，殊難罄述。
宜臨證時活法可也。

秋燥

推六氣之中，燥金主氣，自秋分而至立冬，喻嘉言以

燥令行於秋分之後，所以謂秋不遽燥，確與氣運相合也。沈目南云：性理大全謂燥屬次寒，奈後賢悉謂屬熱，大相徑庭。如盛夏暑熱炎蒸，汗出濺濺，肌肉潮潤而不燥也。深秋燥令氣行，人體肺金應之，肌膚乾槁而燥，乃火令無權，故燥屬涼，謂屬熱者非矣。豐細玩之，誠非謬也。凡治初患之燥氣，當宗屬涼擬法。夫秋燥之氣，始客於表，頭微痛，畏寒咳嗽，無汗鼻塞，舌苔白薄者，宜用苦溫平燥法治之。若熱渴有汗，咽喉

作痛、是燥之涼氣、已化爲火、宜本法內除去蘇荊桂
芍、加元參麥冬牛蒡象貝治之、如咳逆胸疼、痰中兼
血、是肺絡被燥火所劫、宜用金水相生法去東參五
味、加西洋參旱蓮草治之、如諸證一無、惟腹作脹、大
便不行、此燥結盤踞於裏、宜用松柏通幽法治之、總
而言之、燥氣侵表、病在乎肺、入裏病在腸胃、其餘肝
燥腎燥、血枯虛燥、皆屬內傷之病、茲不立論、

或問曰、先生遵喻氏秋燥論中秋不遽燥、燥氣行於

秋分以後之說、殊未見醫醕牘義中、論之最詳、又明
出喻氏之謬、既謂燥氣行於秋分以後、而秋分以前
四十五日、全不關於秋燥矣、故云初秋尙熱、則燥而
熱、深秋既涼、則燥而涼、此誠是振聾發聵之語、先生
曷不遵之爲龜鑑耶、答曰、子不知六氣循環、亦疑喻
氏之謬、不察大寒至驚蟄、主氣風木、春分至立夏、主
氣君火、小滿至小暑、主氣相火、大暑至白露、主氣溼
土、秋分至立冬、主氣燥金、小雪至小寒、主氣寒水、此

年年之主氣、千古不易、由是而推、則燥金之令、確在
平秋分而至立冬、而秋分以前之白露處暑立秋四
十五日、猶是溼土主氣、豈可誤爲燥氣乎、子以爲然
否、或唯唯而退、

程曦曰、論燥氣者、首推嘉言、其次目南與鞠通也、
嘉言論燥、引大易水流溼、火就燥、各從其類、乃論
燥之復氣也、目南所論燥病屬涼、謂之次寒、乃論
燥之勝氣也、至鞠通論燥、有勝氣復氣、與正化對

化、從本從標之說、可爲定論、乃曰如仲景用麻桂
薑附、治寒之勝氣也、治寒之正化也、治寒之本病
也、白虎承氣、治寒之復氣也、治寒之對化也、治寒
之標病也、能於此理悟通、則燥氣之勝復正對本
標、亦皆了然於胸中矣、

江誠曰、人皆知溫爲熱、而不知燥爲涼、以燥爲熱
者、蓋因燥字從火之弊耳、試問旣以燥爲熱、曷不
以溫字從水而爲寒乎、不知四時之令、由春溫而

後夏熱、由秋涼而後冬寒、目南先生引性理大全之說、謂燥屬涼、真所謂千載迷津、一朝點破耳、

擬用諸法

辛散太陽法

見卷五第十九頁

通利州都法

見卷三第二十二頁

增損胃苓法

見卷四第十五頁

宣疎表溼法

治冒溼證、首如裹、遍體不舒、四肢懈怠、

待病論

卷之六

擬用諸法

三

蒼朮

一錢
土炒

防風

一錢
五分

秦朮

一錢
五分

藿香

一錢

陳皮

一錢
五分

砂殼

八分

生甘草

五分

加生薑三片煎服

此治冒溼之法也。君以蒼朮防秦宣疏肌表之溼，被溼所冒，則氣機遂滯，故臣以藿陳砂殼通暢不舒之氣。溼藥頗燥，佐以甘草潤之。溼體本寒，使以生薑溫之。

辛熱燥溼法

治寒溼之病、頭有汗而身無汗、遍身拘急而痛、

蒼朮

一錢二分土炒

防風

一錢五分

甘草

八分

羌活

一錢五分

獨活

一錢五分

白芷

一錢二分

草豆蔻

七分

乾薑

六分

水煎服

法中蒼朮、甘草、卽海藏神朮散也、用於外感寒溼之證、最爲中的、更加二活、白芷、透溼於表、草蔻、乾

薑燥溼於裏諸藥皆溫熱辛散倘陰虛火旺之體
勿可浪投

清宣溫化法 見卷五第二十五頁

宣透膜原法 見卷五第二十頁

宣陽透伏法 見卷五第二十二頁

祛熱宣竅法 見卷一第十三頁

潤下救津法 見卷一第十六頁

苦溫平燥法

治燥氣侵表，頭微痛，畏寒無汗，鼻塞咳嗽。

杏仁

三錢去皮尖研

陳橘皮

一錢五分

紫蘇葉

一錢

荆芥穗

一錢五分

桂枝

一錢蜜水炒

白芍

一錢酒炒微焦

前胡

一錢五分

桔梗

一錢五分

水煎溫服

凡感燥之勝氣者，宜苦溫爲主，故以橘杏蘇荆以解之，加白芍之酸，桂枝之辛，是遵聖訓燥淫所勝，平以苦溫，佐以酸辛是也。秋燥之證，每多咳嗽，故

佐前桔以宣其肺、肺得宣暢、則燥氣自然解耳、

金水相生法 見卷四第二十一頁

松柏通幽法

治燥結盤踞於裏、腹脹便閉、

松子仁 四錢

柏子仁 三錢

冬葵子 三錢

火麻仁 三錢

苦桔梗 一錢

瓜蒌殼 三錢

薤白頭 八分

大腹皮 一錢
酒洗

加白蜂蜜一調羹冲服

此仿古人五仁丸之法也。松柏葵麻皆滑利之品，潤腸之功非小。較硝黃之推蕩尤穩耳。丹溪治腸痺，每每開提上竅，故以桔梗蕤薤開其上，復潤其下，更加大腹寬其腸，白蜜潤其燥，幽門得寬得潤，何慮其不通哉。

備用成方

羌活勝溼湯

治溼氣在表，頭痛頭重，或腰脊重痛，或一身盡痛。

微熱昏倦

羌活

獨活

川芎

藜蘆

蔓荊子

防風

甘草

水煎服

平胃散

治溼淫於內、脾胃不能剋制者

蒼朮

陳皮

厚朴

甘草

爲末薑湯下

除溼湯

治傷溼腹痛、身重足軟、大便溏瀉、

蒼朮

陳皮

茯苓

製夏

藿香

厚朴

甘草

水煎服

豐按羌活、瀝溼湯、是治表溼、平胃散、除溼湯、是治裏溼、傷溼之證、總當分表裏而治之、

金匱腎着湯

治傷溼身重、腹痛腰冷、

乾薑

茯苓

白朮

甘草

水煎服

豐按經心錄、加肉桂牛膝杜仲澤瀉、更爲切當、
諷雖謂屬外感之溼、非腎虛也、竊謂受邪之處、無
有不虛、標本兼治、未嘗不妥、

松峯達原飲

又可達原飲、有知母、黃芩、無黃柏、梔子、茯苓、

治溼熱盤踞膜原、

檳榔

草果

厚朴

白芍

甘草

黃柏

梔子

茯苓

水煎服

劉松峯曰：溫而兼溼，故去知母，而換黃柏以燥溼，且救水而利膀胱，去黃芩換梔子，瀉三焦之火，而下行利水，加茯苓利小便而益脾胃，三者備而溼熱除矣。

三仁湯

時病論

卷之六

備用成方

十七

治溼溫胸悶不飢、舌白不渴、午後身熱、狀若陰虛、

杏仁

薏仁

生米仁

滑石

通草

竹葉

厚朴

製夏

水煎日三服

蒼苓白虎湯

治溼溫身重、胸滿頭疼、妄言多汗、兩脛逆冷、

蒼朮

茯苓

石膏

知母

生甘草

加粳米煎服

豐按三仁湯治溼溫之輕者、蒼苓白虎湯治溼溫之重者、當別見證而分治之、

桂苓甘露飲

統治溼溫溼熱

茯苓

豬苓

白朮

澤瀉

肉桂

滑石

石膏

寒水石

水煎溫服

豐按此方、卽五苓散加三石、蓋五苓利溼、三石清熱、治溼溫最合、倘治溼熱、當去肉桂可也、

杏蘇散

治燥傷本臟、頭微痛惡寒、咳嗽稀痰、鼻塞噎塞、脈弦無汗、

杏仁

蘇梗

茯苓

製夏

陳皮

甘草

枳殼

桔梗

前胡

加薑棗煎服

清燥救肺湯

治諸氣臏鬱、諸痿喘嘔之因於燥者、

麥冬

阿膠

杏仁

麻仁

桑葉

枇杷葉

人參

甘草

石膏

水煎溫服

滋燥養營湯

治火燥肺金、血虛外燥、皮膚皺揭、筋急爪枯、或大便秘結、

當歸

黃芩

生地

熟地

白芍

甘草

秦朮

防風

水煎溫服

蜜煎導法

治陽明證、自汗、小便利、大便秘者、

蜂蜜

用銅器微火熬頻攪勿令焦候凝如飴捻作挺子
頭銳如指糝皂角末少許乘熱納穀道中用手抱
住欲大便時去之

加鹽少許亦可
鹽能潤燥軟堅

豐按六氣之中惟燥氣難明今人治燥動手非沙
參玉竹卽生地二冬不知燥有勝氣復氣在表在
裏之分如杏蘇散是治燥之勝氣清燥救肺湯是
治燥之復氣滋燥養營湯血虛外燥者宜之蜜煎
導法液虧裏燥者宜之一偏滋補清涼非法也

臨證治案

裏溼釀熱將成疽證

徽商張某、神氣疲倦、胸次不舒、飲食減少、作事不耐煩勞、前醫謂脾虧、用六君子湯爲主、未效、又疑陰虛、改用六味湯爲主、服下更不相宜、來舍就診、脈息沉小、緩濇、舌苔微白、面目隱黃、豐曰、此屬裏溼之證、誤用滋補、使氣機閉塞、則溼釀熱、熱蒸爲黃、黃疸將成之候、倘不敢用標藥、蔓延日久、必難

圖也、卽用增損胃苓法去豬苓、加秦艽、茵陳、查肉、雞金治之、服五劑、胸脘得暢、黃色更明、惟小便不得通利、仍照原方去秦艽、加木通、桔梗、又服五劑之後、黃色漸退、小水亦長、改用調中補土之方、乃得全愈、

裏溼誤補成鼓得破則愈

西鄉鄭某、亦溼內侵於脾、神疲肢軟、自疑爲體虧而餌大棗、則腹皮日脹、納食尤劇、來求豐診、兩手

之脈沉緩而鈍以手按其腹緊脹如鼓此屬氣阻
溼留將成鼓脹之候乘此體質尙實正氣未衰當
用消破之劑以治其標卽以蓬朮檳榔青皮煎子
乾薑官桂厚朴蒼朮雞金爲引連服七劑而寬
中溼誤作虛風

城東某因公勞役由遠方歸覺眩暈神疲自以
爲虧先服東參龍眼卽延醫治乃作水不涵木木
動生風論治服藥後忽倒神識模糊急求治於豐

診得脈象沉小而滑、思脈沉肢冷爲中氣、今肢不冷者非、忽倒神昏似中風、然無口眼喎斜者又非、推其起病之初、有眩暈神疲等證、其神疲者必因溼困於脾也、眩暈者、無痰不作也、此宿伏之痰、與新侵之溼、相搏上冲所致、斯爲中溼證也、卽用宣竅導痰法、加竹瀝薑汁治之、三劑而神醒矣、後用六君爲主、以收全效、

秋溼時令忽患暴中、

丁丑孟秋、炎蒸如夏、乍雨如霉、患急病者甚眾、有
城北王某、刈稻歸來、正欲晚餐、倏然昏倒、不知人
事、痰響喉間、吾衢土俗、以爲齷齪、卽倩人揪刮、神
識略見清明、邀豐診之、脈來沉細、舌苔白滑、豐曰、
此中溼也、傍有一醫曰、沉細之脈、白滑之苔、當是
中寒、分明四逆大順之證、豐曰、欲用桂附、則予謝
不敏矣、彼醫不言而退、其妻泣涕求治、豐聞呼吸
之聲、將有痰起、風雲之變、恐在頃刻、卽用藿香神

麩川朴杏仁製夏陳皮菖蒲遠志竹瀝薑汁合爲
一劑服之未有進退令加蘇合香丸痰響漸平人
事稍醒守舊略爲增損連嘗數劑而痊

江誠曰舌苔白滑寒象也沉細之脈少陰中寒也
考今歲又係太陽在泉寒淫於內彼醫謂中寒欲
用四逆大順似乎相像不知中寒中溼大有攸分
以脈舌而論似屬中寒以時令而論實爲中溼雖
脈沉細舌苔白滑但無吐瀉腹痛肢冷等證豈可

遽認爲寒、四逆大順、豈可隨手而用、况在孟秋、正值溼土主氣、相火客氣、又非寒水加臨之候、故是證直斷爲溼、而用宣竅導痰之藥、以收效耳、

溼溫誤作伏暑

錢江陸某、偶患溼溫時氣、延醫調治、從伏暑立方、未效、來迓於豐、推其起病根由、確係溼溫之病、前用一派涼劑、焉望中窾、殊不知溼爲陰邪、因氣機閉阻、溼邪漸化爲溫、而未釀熱、所以涼藥無功、卽

熱劑亦無效驗、非比寒溼辛散可解、熱溼清利可
痊、今診脈形、右部勝左、舌苔黃澤、胸悶汗多、發熱
纏綿靡已、此邪尙在氣分、猶望其宣透而解、當用
清宣溫化法加厚朴治之、服二劑胸次稍寬、汗亦
減少、惟暈熱尙未退盡、繼以舊法除去半夏、再加
通草、蟬衣、連服三煎遂愈、

高年溼溫傷氣

徽欽程某、年屆賜鳩、忽患溼溫之證、曾延醫治、一

稱伏暑、一稱溼溫、一稱虛損、清利與補、皆未中鵠、始來商治於豐、診其脈、虛數少神、心煩口渴、微熱有汗、神氣極疲、此皆溼溫傷氣之證也、治宜益氣卻邪、卽以東參、麥味、甘草、陳皮、生苡、苓瀉治之、令服數貼、熱渴並減、但精神尙倦、飲食少餐、姑率舊章、佐以神苓夏麩、又服數貼、日復一日矣、

溼溫化燥攻下得愈

須江周某之郎、由溼溫誤治、變爲唇焦齒燥、舌苔

乾黑、身熱不眠、張目妄言、脈實有力、此分明溼溫化熱、熱化燥、燥結陽明、非攻下不能愈也、卽用潤下救津法、服之未效、屢欲更衣而不得、後以熟軍改爲生軍、更加杏霜枳殼、始得大解、色如敗醬、臭不可近、是夜得安寐、讖妄全無、次日舌苔亦轉潤矣、繼以清養肺胃、調理二旬而安。

妊娠燥氣爲病

三湘喻某之內、孕經七月、忽受燥氣、咳嗽音嘶、前

醫賢買、不詢月數、方內遂批爲子瘡、竟忘卻內經有婦人重身、九月而瘡一段、醫者若此、未免爲識者所譏、觀其方案、龐雜之至、所以罔效、豐診其脈、弦滑而來、斯時肺經司胎、咳逆音啞、顯係肺金被燥氣所侵之證、宜辛涼解表法、去蟬衣、淡豉、加桑葉、菊花、橄欖爲引、連嘗三服、音揚咳止矣。

感受秋涼燥氣

城西戴某之女、賦稟素厲、忽患微寒微熱、乏痰而

咳前醫用耆皮桂芍和其營衛百合款冬潤其乾
咳西黨歸身補其氣血方藥似不雜亂但服下胸
膈更閉咳逆益勤寒熱依然不減豐診其脈浮弦
沉弱舌苔白薄此感秋涼之燥氣也卽用蘇梗橘
紅蟬衣淡豉萸皮叭噠象貝前胡服二劑寒熱遂
減咳逆猶存病家畏散不敢再服復來邀診豐曰
邪不去則肺不清肺不清則咳不止倘懼散而喜
補補住其邪則虛損必不可免仍令原方服二劑

其咳日漸減矣、後用輕靈之藥而愈、可見有是病當用是藥、知其虧而不補者、蓋邪未盡故也、

血虧液燥加感燥氣

雲岫錢某之妹、素來清瘦、營血本虧、大解每每維艱、津液亦虧、固已、邇來畏寒作咳、胸次不舒、脈象左部小濇、而右部弦勁、此屬陽明本燥、加感燥之勝氣、肺經受病、氣機不宣、則大便益不通耳、遂用蘇梗杏仁陳皮桔梗萸皮薤白淡豉蔥葉治之、服

二劑畏寒已屏、咳逆亦疎、惟大解五日未行、思丹
溪治腸痺之證、每每開提肺氣、使上焦舒暢、則下
竅自通泰矣、今照舊章加之、堯鈴紫菀柏子麻仁、
除去蘇陳葱豉、令服四煎、得燥屎數枚、肛門痛裂、
又加麥冬歸地生黑芝蔴、服下始獲全愈、

程曦曰、鞠通論燥氣有勝復之分、今觀書中之論
治、更有表裏之別焉、如秋分至立冬之候、有頭痛
惡寒作咳者、是燥氣在表之證也、法當宣散其肺、

有大便秘結而艱難者，是燥氣在裏之證也。法當
滋潤腸胃，其能識勝復，別表裏者，則治燥之法，無
餘蘊矣。

時病論卷之七目錄

秋傷於溼冬生咳嗽大意

痰嗽

乾咳

擬用諸法

加味二陳法

溫潤辛金法

清金甯絡法

備用成方

瀉白散

清肺飲

瓊玉膏

丹溪咳血方

千金久嗽方

二陳湯

景岳六安煎

臨證治案

伏溼作嗽認爲冬溫

伏溼致嗽

痰嗽補脾取效

燥氣伏邪作咳

燥氣刑金致使咳紅

陰虛之體伏燥化火刑金

時病論卷之七

安州劉賓臣先生鑒定

三衢雷 豐少逸手著

受業

新安程曦錦雲
盈川江誠抱一

叅訂

秋傷於溼冬生咳嗽大意

考六氣之中溼氣在乎秋令故經謂秋傷於溼溼
土之氣內應乎脾脾土受溼不司運化內溼釀成
痰飲上襲於肺遂爲咳嗽病矣夫六氣之邪皆能

令人咳嗽、又不獨乎溼也、斯言溼者、是爲伏氣咳、嗽、有西昌喻嘉言先生疑溼字之訛、改作秋傷於燥、發明秋燥之論、雖有悖經之罪、然亦因乎六氣起見也、蓋內經論溼、殆在乎立秋處暑白露溼土主氣之時、喻氏論燥、殆在乎秋分寒露霜降燥金主氣之候、據愚意更有界限分焉、竊謂秋初傷溼不卽發者、溼氣內釀成痰、痰襲於肺而作嗽、名曰痰嗽、治宜理脾爲主、滲溼爲佐、如秋末傷燥、不卽

發者燥氣內侵乎肺，肺失清降而作咳，名曰乾咳。治宜理肺爲主，潤燥爲佐。總之不越兩太陰之治也。斯言傷溼傷燥而咳嗽者，皆由秋令之伏氣而發于冬，其卽發者，仍歸傷溼秋燥門中治之。

○痰嗽

痰嗽者，因痰而致嗽也。夫作嗽之病，風寒暑熱皆能致之。古人議論紛紜，惟李雲間、張若耶二先生皆括爲內傷外感，觀其立論，卓犖不羣，然與內經秋傷於

溼之嗽無預。豐不揣鄙陋而特補之。斯病也。良由立
秋以後。秋分以前。先傷於溼。溼氣內踞於脾。釀久成
痰。痰襲於肺。氣分壅塞。治節無權。直待冬來。稍感寒
氣。初客皮毛。漸入於肺。肺氣上逆。則潛伏之溼痰。隨
氣而逆。遂成痰嗽之病矣。其脈必見弦滑。或見微緊。
右寸關必較餘部不調。舌苔白潤。胸次不舒。痰白而
稀。口不作渴。此皆秋溼伏氣之見證也。理當治脾爲
主。滲溼化痰爲佐。宜以加味二陳法治之。如有惡寒

擬用諸法

加味二陳法

治痰多作嘔、口不作渴、

白茯苓

錢三

陳廣皮

錢一

製半夏

錢二

生甘草

五分

生米仁

錢三

杏仁

錢三

去皮尖研

加生薑二片、飴糖一匙爲引

苓陳夏草卽二陳湯也、在詔菴曰、半夏辛溫、體滑

性燥、行水利痰爲君、痰因氣滯、氣順則痰降、故以

陳皮利氣、痰由溼生、溼去則痰消、故以茯苓滲溼、
爲臣、中不和、則痰涎聚、又以甘草和中補土爲佐、
也、擬加米仁助茯苓以去溼、杏仁助陳皮以利氣、
生薑助半夏以消痰、飴糖助甘草以和中、凡有因、
痰致嗽者、宜施此法、

溫潤辛金法

治無痰乾欬、喉癢脇疼、

紫苑

一錢蜜水炒

百部

一錢蒸

松子仁

三錢

欵冬花

一錢五分

叭噠杏仁

二錢去皮尖用

陳廣皮

一錢蜜水炒

加冰糖五錢爲引

肺屬辛金、金性剛燥、所以惡寒冷而喜溫潤也、紫菀溫而且潤、能暢上焦之肺、百部亦溫潤之性、暴咳久咳咸宜、更加松子潤肺燥、杏仁利肺氣、欵冬與冰糖、本治乾咳之單方、陳皮用蜜製去其燥性、以理肺、肺得溫潤、則咳逆自然漸止、

清金甯絡法

治燥氣化火、喉痛、玆紅、

麥冬

三錢
去心

肥玉竹

二錢

北沙參

三錢

元參

一錢
五分

細生地

三錢

旱蓮草

三錢

冬桑葉

三錢

加枇杷葉三錢、去毛蜜炙爲引

此治燥氣化火、刑金劫絡之法、麥冬、玉竹、清其燥、火、沙參、元參、潤其肺金、細地、旱蓮、甯其血絡、益血

藏肝臟故加冬桑葉以平其肝肺氣上逆故加枇杷葉以降其肺使肺氣得降肝血得藏則欬逆吐紅均可定矣。

金水相生法

見卷四第二十一頁

備用成方

瀉白散

治肺經有火皮膚蒸熱灑淅寒熱日晡尤甚喘嗽

氣急等證

時病論

卷之七

備用成方

七

桑白皮

地骨皮

粉甘草

粳米

水煎溫服

清肺飲

治痰氣上逆而作咳嗽

杏仁

貝母

茯苓

橘紅

桔梗

甘草

五味子

加薑煎食遠服

瓊玉膏

治乾咳嗽

地黃

四斤

茯苓

十二兩

人參

六兩

白蜜

二斤

先將地黃熬汁去渣入蜜煉稠再將參苓爲末和入磁罐封水煮半日白湯化服

丹溪咳血方

治咳嗽痰血

青黛

水飛

栝蘂

去油

海石

梔子

訶肉

等分爲末蜜丸噙化嗽甚加杏仁

千金久嗽方

治長久咳嗽神效

白蜜

一斤

生薑

二斤
取汁

先秤銅銚知觔兩訖納蜜薑汁微火熬令薑汁盡
惟有蜜觔兩在則止每含如棗大一丸日三服

一陳湯

治一切痰飲爲病咳嗽脹滿嘔吐惡心頭眩驚悸

茯苓

製半夏

陳皮

甘草

加生薑煎服

景岳六安煎

治風寒咳嗽痰滯氣逆等證

陳皮

半夏

茯苓

甘草

杏仁

白芥子

加生薑三片煎七分食遠服

豐按以上諸方通治咳嗽然而咳屬肺嗽屬脾前

日
月
言
卷
六
一
於痰嗽乾咳門中已詳辨矣。須知前五方多潤肺之品以治咳。後二方多理脾之品以治嗽。若此分療治無不中。

臨證治案

伏溼作嗽認爲冬溫

鑑湖沈某。孟冬之初。忽患痰嗽。前醫作冬溫治之。閱二十餘天。未能奏效。延豐診治。右部之脈極滯。舌苔白滑。痰多而嗽。胸閉不渴。豐曰。此卽內經秋

傷於溼冬生咳嗽之病非冬溫之可比也冬溫之病必脈數口渴今不數不渴者非冬溫治在乎肺此則治在乎脾張冠李戴所以乏效遂用加味二陳法去米仁一味加蘇子芥子治之三劑而胸開五劑而痰嗽減後用六君子湯增損獲全愈矣

伏溼致嗽

南鄉張某左脈如平右關緩滯獨寸口沉而且滑痰嗽纏綿日久外無寒熱內無口渴前醫用散不

效。改補亦不見功。不知此證乃係伏溼釀痰。痰氣竄肺而致嗽。卽經所云。秋傷於溼。冬生咳嗽也。當理脾爲主。利肺爲佐。卽以製夏化紅茯苓煨薑杏仁紹貝蘇子甘草治之。約服三四劑。痰嗽遂減矣。後循舊法出入。調治旬日而安。

痰嗽補脾取效

城南程某。患嗽月餘。交冬未愈。始邀豐診。診得脈形沉弱而滑。舌體無榮。苔根白膩。神氣疲倦。飲食

並廢豐曰、此賦稟素弱、淫襲於脾、脾不運化、釀痰入肺所致、以脾溼爲病本、肺痰爲病標、卽先哲云、脾爲生痰之源、肺爲貯痰之器、治當補脾爲主、程曰、風痰在肺、補之恐增其閉、卽出曾服十餘方、皆是荆防枳桔杏貝蘇前等品、豐曰、此新感作嗽之藥、與之伏氣、理當柄鑿、卽用六君加玉蘇子生米仁治之、服五劑神氣稍振、痰嗽漸疎、繼進十餘劑、方得全愈。

江誠曰、痰嗽之證、須知有新感、有伏氣、新感之脈必多浮、伏氣之脈必多沉、新感之嗽必兼鼻塞聲重、頭痛發熱、伏氣之嗽而無諸證也、凡伏氣之證、法當宣氣透邪、前降以荆防枳桔、反未臻效、而吾師用六君補氣、蘇子降氣、米仁滲溼、而反效者何也、蓋山風寒暑溼潛伏者、固宜透發、惟此則不然、當知溼氣未成痰之先、可以透發、既成痰之後、焉能向外而解耶、因痰之源在脾、故用六君子扶脾

以去其溼而化其痰。蘇子降氣。毋使其痰上襲於肺。米仁滲溼。毋使其溼再釀成痰。倘用宣提之方。則痰益襲於肺。而嗽更無愈期矣。

燥氣伏邪作咳

括蒼馮某。陰虛弱質。向喫洋菸。患乾咳者。約半月矣。曾經服藥未驗。十月既望。來舍就醫。兩手之脈極數。餘部皆平。豐曰。據此脈形。當有咳嗽。馮曰。然曾服散藥未效。何。豐曰。散藥宜乎無效。是證乃燥

氣伏邪之咳、非新感風寒之咳、理當清潤肺金、庶
望入穀、遂用清宣金臟法、去芫鈴杷葉、加甘菊梨
皮、服一劑、減一日、連服五劑、咳逆遂屏、後歸桑梓、
擬進長服補丸、

燥氣刑金、致使咳紅、

鄂渚阮某之妾、乾咳喉疼、纏綿匝月、始延豐治、未
診卽出前方、閱之、初用辛散之方、後用滋補之藥、
不但罔效、尤增咳血頻頻、細診其脈、左部緩小、右

部搏指、舌尖絳色而根凝黃、此屬燥之伏氣、化火刑金、雖乾咳吐紅、真陰未損、前以辛散治之、固謬以滋補治之亦非、斯宜清暢其肺、以理其燥、肺得清肅、則咳自平、而血不止自止、卽用桑葉杏仁兜鈴浙貝梔皮杷葉萸殼梨皮、再加橄欖爲引、請服三煎、忌食煎炒之物、服下稍知中窅、繼進三劑、遂獲全可。

陰虛之體伏燥化火刑金

古黔劉某婦，素吸洋烟，清癯弱體，自孟冬偶沾咳逆，一月有餘，未效來商。豐診閱前所用之藥，頗爲合理，以桑菊、蔓旁杏、蘇桔貝等藥，透其燥氣之邪，但服下其咳益增，其體更怠，晝輕夜劇，痰內夾雜紅絲，脈形沉數而來，舌絳無苔而燥。豐曰：此屬真陰虛損，伏燥化火刑金之候也。思金爲水之母，水爲金之子，金旣被刑，則水愈虧，而火愈熾，制火者莫如水也。今水旣虧，不能爲母復仇，必須大補腎

水以平其火，而保其金。金得清，則水有源。水有源，則金可保。金水相生，自乏燎原之患。倘或見效治效，見血治血，卽是舍本求末也。豐用知柏八味，除去山萸，加入阿膠、天麥、連進五劑，一如久旱逢霖，而諸疴盡屏卻矣。